

追懷沈剛伯先生

吳錫澤

沈剛伯先生的逝世，匆匆已屆一週年了。沈先生生前受人崇敬，身後永留去思。社會各界，尤其是教育界和學術界的人士，對沈先生都有着一種無限的懷念。

沈先生身後雖不寂寞，但這一年來，在各種

報紙雜誌上所能看到有關紀念沈先生的文字，相形之下，似乎覺得稍嫌不够一點。現在週年紀念，轉瞬即屆，沈夫人曾祥和教授要我也寫一篇文章。我感到義無容辭，當即滿口答應下來。其實去年今日，我本來自動就想寫，祇以擱筆三年

，而又日為冗牽。近一年來，更是公私交瘁，心力俱疲，遂益靜不下心來寫。而手邊的缺乏資料，亦其一因。這一點倒是曾教授提醒了我

，她說，她不是要我寫沈先生的傳記，不需要什麼資料，只要把我個人對於沈先生的觀感寫出來就可以了。經她這一提醒，纔使我感到這篇文章當不致於太難寫，當然時間上也不允許我再拖了。

說到我個人的觀感

，不得不把時光倒流，要從四十年前在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讀書時說起。我是在南京考進中大的，考進不久，中日戰爭即隨之爆發，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的隨校西遷，在沙坪壩上課。當時沈先生是歷史系的教授，專講西洋史。曾祥和是我同期的同學，她是以歷史系為主系，政治學為副系。我則是以政治系為主，而以歷史為副。因此我們在同一教室上課的機會較多，但當時女生人數較少，風氣又較保守，因此我們雖常有見面的機會，却連招呼都未打過一個。

我雖然讀的是政治系，我的興趣實際上還是史學而非政治學。我何以不進歷史系而入政治系呢？人家也許不免誤會以爲我想做官，實則我當時根本沒有這個念頭。要做官，任何一系都無不可，那有非政治系不可之理。這說來話長，但也不妨長話短說，趁此機會先作一簡單的交代。

原來在未進入大學之前，我的國學根底已相當的不錯，而英文程度則不够標準。過去俞大維先生曾認爲我有一定家學淵源，這當然是過獎之詞。我談不上有什麼家學，但童年的時候，確曾得力於我外祖父的教導，所以我在十幾歲時，不獨



沈剛伯教授與夫人曾祥和教授合影。

已讀畢四書五經，且讀過古文辭彙纂及昭明文選，並把一部資治通鑑從頭到尾看過一遍。詩文經過我外祖父改過之後，也都寫得很通順（文言文）。可惜我外祖父自己也不過是前清一名秀才而已，總算他書還讀得通，當然談不上什麼學問。但我以後之能繼續自修，却不能不歸功於他。



沈剛伯教授（右二）偕夫人曾祥和教授（左二）女公子沈念祖小姐（左）監察院曾主任秘書祥寬（右）赴慈湖恭謁蔣公靈寢後留影。

當我在考大學的前夕，我思想忽然發生了大的轉變。我認為株守國故，已不足以適應時代的需要，必需兼通西方的語文，才能吸取新的知識。因此我考大學時，既不考中文系，也不考歷史系。我知道人是有惰性的，如讀歷史系，我必然傾向本國史，而與中文系沒有多少區別。於是經過了一陣徬徨之後，我終於選擇了政治系。這是一門舶來品的課，自然非逼得自己不得不對英文特別用功不可。我當時不獨沒有做官的念頭，甚至連出路也沒有考慮過，是一個十足的書呆子。

當時大學一年級已開始有若干共同必修科，我的必修科中，甚至還包括有微積分，我現在已記不清，對於這門課，當時是如何通過的。至於西洋通史之為必修科，那自然更是理所當然的了。當時講授西洋通史的教授，正是沈剛伯先生，而我則一開始聽他的課時，便被牠迷住了。

沈先生不獨學問淵博，而且擅長演講，記憶力又特強。他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，既不帶講稿，也很少寫黑板，只滔滔不絕的講。遇到人名或地名時，他才在黑板上把原文寫了出來，幾個英文字母給他湊在一起，也非常的美觀。他有時也偶然會從衣袋中摸出一張小紙條，然後在黑板上照抄，我們會笑着說，這就是沈先生唯一的夾帶。

因此他每一堂課我都全神貫注的聽，且搶坐前排的位子，以便聽得更清楚點。

他的講課，往往夾敘夾議，而他的議論，我都覺得很對，大有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之慨。

我對於教授的議論，並不是無條件的接受，要我感到心悅誠服的，恐怕沈先生是唯一的了。譬如同是歷史系的教授，我對繆贊虞（鳳林）先生，就常因為見解不同而當堂引起辯論。其實我對繆先生的學問也很佩服，只是對歷史的觀點往往不合，但他氣量很大，他對我不獨不以為忤，反因此而培養起私人的交情。我在中大畢業後，即被顧頡剛先生聘為文史雜誌編輯，實際上且獨負編務全責。有一次我正在埋首改一篇文章，也許因為太集中注意力了，繆先生什麼時候來看我，我不知道，他站在我背後看我改文章有多久，我也不知道，直到他發出聲音來，我才發現到。「哼！錫澤，你怎麼可以把別人的文章改得如此一塌糊塗？」繆先生每次在說話之先，總喜歡用鼻音哼一聲。

我說明這是顧先生的主張，我不得不服從，不是我喜歡改。顧先生最重視文字的精鍊，有的只需小改，有的則須大改。像現在正在修改中的這一篇，就是一篇需要大改的文章，等於我就作者的原意而加以重寫，感到非常的吃力。

繆先生似乎不相信，他伸手拿起那篇文章來看，而該文的作者且赫然是武漢大學一位近代史的教授，且有著作在×××館出版。但當繆先生仔細看了一二段之後，他口氣立刻改變了：「你改得對，真沒想到他竟會寫出如此不通的文字來」。

在我離開「文史」一年後，我由鄂西到昆明，



沈剛伯教授在(中)由西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所講學時與該校研究生合影。

然後又由昆明回到重慶小住，在未前往西安以前，暫住在求精中學，與陶園（文史的城中辦事處）恰好是隣居，那時我正閒着沒事，又被顧先生叫去臨時編了幾期。有一天在兩路口遇見了繆先生，他特地和我說：「你知不知道自從你離去以後，顧頡剛就一直沒有找到過一個合適的編輯？」我說：「顧先生門生遍天下，當不致於找不到」。繆先生說：「哼！才難不其然乎」，他照例又是先用鼻子哼了一下，這是我與繆先生在當時後方最後的一次見面。民國三十八年我初到台灣不久，繆先生亦從大陸來台，承他枉顧，我們又會見一次，這一次的會見，真是劫後重逢，彼此都感到非常愉快。

他同意在台灣留下來，但他又要再回南京一趟，把所有的書都搬來。想不到他這一去，就墮身大陸，再也聽不到他的消息了。

我由沈先生忽然說到繆先生，似乎有點越出了題目的範圍。但我只想表示我當時和中大歷史系關係相當得深，而我之所以不考歷史系，我的顧慮，事後事實的證明，果不出我自己所預料。

繆先生專講中國史，沈先生則專講西洋史。除了必修科外，我在歷史系中所選修的，則幾乎全部都是西洋方面的歷史，沈先生之講西洋史，有不少地方至今還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。譬如他講西洋古代史時，真把數千年前的古人都全講活了。當他講到迦太基和羅馬的長期戰爭時，使我迄今記憶猶新，他描述漢尼拔如何從現在的西班牙出發，如何越過阿爾卑斯山，帶了多少部隊，行軍如何困難，沈先生一口氣往下講，把全教室的同學注意力都吸引住了。當他講到漢尼拔的越山而下，直搗義大利之背，有如大軍從天而降似的，使得對方猝不及防，而不得不望風披靡。沈先生娓娓道來更是繪聲繪影，一如他自己身歷其境和親自看到似的。我始終傾全力以聽，直到下課的鐘聲響了，我雖也跟着大家走出了教室，但耳邊還留着沈先生那種特有的略帶鼻音的濃重湖北官話。

所以沈先生一開始便使我愛聽他的課，且愛聽得到了著迷的程度。從此以後，直到四年級為止，凡是沈先生（當年我們都稱教授為先生，而不稱老師）所開的課，我能選修的，必選修，不能選修的，則旁聽。遇到有與其他必修科時間衝

突的，我也會捨必修而去竊聽。不能不說是够著迷的了。

除了西洋古代史外，沈先生講西洋近代史也是同樣的精彩。他講法國革命史，也同樣講得歷歷如繪。他把羅伯斯貝爾和敦丹等要角，描述得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而斷頭台的發明，斷頭如切瓜，紛紛從台上滾落，更使恐怖時代憑添了不少恐怖的氣氛。

於是接着沈先生又發表他的高見了，他說中法兩大民族，在本質上有許多相同的地方，而這些相同之處，又大多是屬於不好的一面，譬如懶散、馬虎、貪小和缺乏紀律觀念等，總之和德國的民族性是剛好相反的。同時中法兩國的革命，其過程也有許多的巧合，法國革命歷時八十餘年，還是未竟全功，國家始終在動亂之中，不能很快的安定下來。中國辛亥革命，亦復如此。沈先生說此話時，正在我國對日抗戰的初期，但距離辛亥革命已將近三十年了。而現在則又過了四十年，其歷時之久，較之法國革命，恐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沈先生眼光的敏銳和遠大，於此可見一斑。沈先生雖專講西洋史，但他的中國史和中國文學的修養也是非常的好，即在講堂上也往往可以聽到他無心的流露。可惜的是他惜墨如金，不肯輕易動筆，正如俞大維先生一樣的「不立文字」，不知是否都多少受了點禪宗的影響。

當年中大的好教授，似乎無形中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：講述而不著作。這一傳統，也許是始自黃季剛先生。巧的是黃先生也是湖北人。當黃先生五十生日的時候，章太炎先生特地撰了一副

壽聯送給他：「韋編三絕今知命，黃絹初成好著書」。名家手筆，吐屬不凡，而其用意，則全在勸黃先生早點從事著述。却没有想到黃先生竟於是年去世了，而此聯無意中不幸而成爲一讖。事後大家發現，上聯既包含了絕命兩字，下聯又有一絕。故事見世說新語，「楊修解曹操碑背文，謂黃絹色絲也，色絲絕也。」三國演義的作者，亦曾加以引用。

老一輩的學人，把著述視爲名山事業，既不肯藉以釣名沽譽，更不願以之換取稿費，而徒爲稻粱謀。沈先生的惜墨如金，其用意我以為恐怕也正是如此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居然肯替我的「新葉集」作序，不獨至可寶貴，也可想見他對後進獎掖的盛情，彌可感佩。現雖人天永隔，而音容宛在，我每讀其序言，即不禁想起了無數的前塵往事，但當讀到許多溢譽之詞時，則又不禁爲之感愧交集。

我過去在大陸的時候，無論在校中或離校以後，可以說沒有和沈先生有什麼私人的交往。倒

是到了台灣以後，因爲彼此居住的距離拉近了，纔常有機會到沈府拜謁。可惜沒有利用機會在學問上多所請益，致使我對沈先生的學問淵博到如何程度，正如莊子秋水篇中所描寫的河伯，只好「望洋向若而嘆」，沈先生的學問有如汪洋的大海，我實在莫測高深，也看不到他的邊際。因此我只敢就親炙所及，略作管蠡的窺測，而不敢以不知爲知，有如羣盲的摸象。

沈先生賦性淡泊，與人無爭，犯而不校，亦不事家人生產，終其身以教學爲樂。現在一般人的描寫沈先生者，大多祇注意到沈先生的一頭亂髮，以爲那是台大一景。實則當年我所看到的沈先生，却是風度非常的瀟灑。他老是一襲長衫，一枝香煙，而悠然自得。現在沈先生的「暫聚之形」，雖已與萬物同其生死，但沈先生的人格與學問，必將「卓然不朽」。今後如何將沈先生的學問整理出來，使世人得以窺見其所學的全貌，這一工作，恐怕只有會祥和教授自己，才能勝任的了。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七

春申風雲

萬墨林著
定價肆拾元

本書要目有「春申風雲」。「黃金榮和杜月笙」。「抗戰期中的杜月笙」。「杜月笙的趣事」。「我所知道的杜月笙」。附錄：錢永銘：「杜月笙先生傳」。胡敘五：「追懷杜月笙先生」。後滕一夫撰、馮永材譯：「萬墨林在日本」，篇篇可讀，定價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